

影宋柳河東集

卷六之八
碑行狀

仙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釋教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據傳

大鑒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
武德中仕于南海之新州遂占
籍焉始因聞客讀金剛經遂問
法焉客以得於黃梅忍大師為
對師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
者解說云能營葺寶林古寺是
里耆艾禮且營葺寶林古寺是
競來瞻禮且營葺寶林古寺是
地居之師謂我求大法豈可中
道而止明曰遂行遇智遠禪師
請益遠曰菩提摩傳心印於
黃梅宜往參決師辭去遂造焉

忍默識之後果傳衣法至儀鳳
元年屈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
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
瞻禮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受滿
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
隱遂返曹溪學者不下千數中
宗嘗詔之不起後化于新州國
恩寺肅宗代宗皆敬事之至憲
宗時始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
靈照公在柳州作此碑時年四
十三東坡嘗曰子厚南遷始究
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絕妙古
今儒釋兼通道學純備自唐至
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
簡正如子厚者邵太史曰東坡
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
之厚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
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

夢得碑
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摠為

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

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

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

都府節度

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

鼓

江切 幢傳

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

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

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

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詩亂

又音勃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詩蒲昧切

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

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禮記

而靜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性也

顯後魏大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

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

迎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賈衣鉢

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

摩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六傳至大鑒達

林寺遇毒而卒是為初祖

以其法傳慧可是為二祖慧可傳璨是為三

祖璨傳道信是為四祖信傳弘忍是為五祖

忍傳慧能
是為六祖

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耐能即一聽

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信具衣鉢也

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

乃居曹溪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為人師會

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

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

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

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

六年先天二年十是歲癸丑至元和十三年戊戌為一百六年凡治廣部

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

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

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摠

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身毒史記

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圖胡是也浮舶聽命

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翳也舞者所執又

苑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馱頭或來蒞南海

按韓文公祭摠文云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

殿交州抗節番禺交州即安南都護府番禺

則南海郡廣州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
摠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誤矣東

海坡曰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屬國如林不
非桂管也

殺不怒人畏無噩說文噩譁訟也潘曰允克
噩當作愕

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

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說文云乾上出也傳佛語心達摩

契袈裟授慧可曰內傳法師以六承其授大鑒

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作揖一抱其信器行

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

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

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亂

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

耘乎苗胡二字作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

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

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

大行乃誅魯水切壘也壘述前人功德光于南土其法再

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

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

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
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

公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和尚死於

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東坡評說見上篇題註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

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

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

公嘗為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

日悟為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

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

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

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

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詩 爇薪

之也 爇音積木燎 以為僕役而媒之乃公也

薛 爇音積木燎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

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作谷一 不勤誘掖

作不一 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

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

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

之餘則與餓疾者智切 施 不尸其功公始學

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

傳燈錄云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法照智

詵皆學於忍惟唐公真及衡山承遠未詳皆有道至荊州進學

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

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

樂國由字一本作中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

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

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

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

卷之七十一

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
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
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
立誠教其中教一作放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
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
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
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
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

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為永州司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

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

宗族所設施者

莫下知字一

有問焉而以告曰性

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

說文云胄胤也

承于釋

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

一本

者下有即字

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

吾鄉也

一有吾師字

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為

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

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佛書云菩薩提薩

也從簡稱菩薩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

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

經金剛般若經般若梵語謂智慧也數逾千萬或譏以

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

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

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

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

成至願至一作志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

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

州徙居一作徙于作道場于楞伽北峯藏經南海濱有楞伽山釋

伽處故謂之楞伽經法不越閩者五十祀苦本閩

切與和尚凡所嚴事一作嚴師皆世高德始出

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事一無字居南陽立山南陽

鄧州一本葬岳州葬字上就受戒者曰道穎

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

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

月一本無某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

曰

道本於一作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

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

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懿一作慤冲虛外

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

如一作水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

門論一作師師以顯示師一作匠俾民惟新情動生變

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

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
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斲夷益切葬從我師
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貞一作玄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

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

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為宜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楊去

相位竄謫南海上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

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

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元和四年楊憑為京兆尹以

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

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

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

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本云李

公位公集有位墓誌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

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

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

楊憑元和四年為江西觀察使以賦

罪貶臨賀尉俄自臨

賀尉徙杭州長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

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

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公云弟子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

按集有送浩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賢蓋足以知海之為人矣

永州作時年三十六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

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相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

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

其遠可知矣其沒也其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

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

也誕欺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

自我者一夫失惑云云皆誣禪以亂其教冒

于囂昏左傳口不道忠信之放于淫荒其異

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

至師子迦葉尊者師子尊者佛書迦葉釋迦

切涉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莫卧切亦作

十八祖東震且由達摩一本無由至忍五世

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汴州尉

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

為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

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

乃往荊州居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秀

同學僧惠能姓龐氏新州人忍卒往韶州寶

林寺秀嘗奏則天請追能赴都至神龍元年

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往請能竟不度嶺

而卒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

宗南北相訾反戾鬪狠此切將其道遂隱鳴

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一無皆馬鳴龍

樹道也馬鳴尊者龍樹菩薩摩訶耶經曰

正法衰微六百載已九十六種諸外

道等耶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外道輩七百歲已有

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選頭陀寺碑云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

恩胡困切亂也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

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

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

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

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

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

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

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礮

密石說文礮音礮也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

書裴公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

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給事中李翼侍郎呂

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楊公某十八年九

少卿楊憑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

弟子禮九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暮元和三

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泊懷直浩初

等狀其師之行。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龍安寺。

一名岫巖，在衡州。音拘縷，又古后力后二切。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

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

耕切。前漢安息國書革旁行為徒聽誣言空。書記註書皆橫行不直下也。

有互闔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
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苞音包表正失
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作一事彌寂
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
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
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
學誰師嗚呼茲碑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世經廖氏
功梓家翰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釋教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衡山在衡州按塔銘和

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調藍田尉此

碑及塔銘皆同時作年二十九

乾元元年某月日

乾元元年號元肅宗年戊戌

皇帝曰予欲

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

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

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

證一作澄

凡蒞事五十年

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翼

曰素素一作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

師執行峻特○執居浦切法也器宇弘大宇一作識有來

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為尊嚴整齊明列義類

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

為高廣通達一其空有一本一其而人知其

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髻童子垂

髮貌說文云亂毀齒也男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齒女七月而齒生七歲而齒○髻音迢

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

吾師冬不煖裘

威○煖乙六切

遇二切飢不豐食每歲會

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

其作

作一作伍一無此一句

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泊經

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

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

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

也

二而下或二知字

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

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

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

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

以庸維奧秘必通一作是以興祠宮遐邇攸從

師之族由虢而郭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於西虢平王東遷奪虢叔之

地與鄭武公求虢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千姓編曰周文王

弟封於虢為晉所滅世德有奕從佛子釋師

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

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

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

證一作澄

為竺乾道五

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

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

一有為字

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

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

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

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

悼懼如聽誓命

此即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

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也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

不悽欵欣踴音○如獲肆宥此即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

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故時推人師則專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也

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

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

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

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

遂相與以為茲塔礮石峻整植木蒼茂木盛

貌○蒼烏孔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

切又音翁

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
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
兮貌齊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
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
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
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閔靈室兮記崇岡即
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是歲貞元二
十年甲申公

年三十二為監察御史裏行公
嘗作南嶽彌陀和尚碑與此碑

合按碑云前永州司馬負外置
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
蓋元和三年立也般舟上如字

大藏有般舟三昧經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

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

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淨圖者宗世家

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

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字

毗尼梵語

律也傳燈錄律師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者啓毗尼之法藏

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

蒞事度比丘眾謂比丘梵語曰比丘秦言乞士

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

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

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

性海洞開真源碑本作廓道場專精長跪右

遶碑本無長跪二字不衡不倚碑本無不衡二字又一本作右遶不倚

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

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

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

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本作剝巖巒山小

曰殿舍宏大廊廡脩直文堂下周屋不命

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顛念佛三昧者

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一本必由於是命曰

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

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又三十

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

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

律為大乘壞衣不飾

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當壞作袈裟色

揣食不味

○揣徒官切字合作搏見維摩經集韻聚貌賈誼賦何足控揣却作

此揣字選作搏

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

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

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恇如寂用

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

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

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

遷頭陀寺碑象教陵夷及津而尊
註謂為形象以教人也

及津而尊

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遺源度

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與毗尼微密是論

盧

八萬摠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

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

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

祁祁盛貌

功庸以彰如

水斯壅流之無垠

魚中切無涯岸也

帝求人師登我

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

作負揭致貨

揭巨列切又音慈率也

時靡妻約袒

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
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
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厠恒寂縱而不傲
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熱茲遺光式
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
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時元和九年甲午公年

十二在永州一作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

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
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
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
始生一作二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
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
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
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嶼音序
山在水中列
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撮其大者言曰
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烈爵位今

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
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
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
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
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
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據史乾元

元年肅宗卽位之三年廣德代宗卽位之初
元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
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
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此特曰
某年疑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士
之也

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執執巾匜

余支切又演爾切左氏傳奉匜沃盥註云

匜沃盥也

奉杖履為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

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

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

○灑于老切謂夷曠也

其塔在

祝融峯西址下

衡山有五峯祝融其一也

碑在塔東其辭

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

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

無疆

疆一作量一本

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

道徧大州

一作本洲

徽音勿替祝融西麓

音鹿山足曰麓

洞庭南裔

音曳末也

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

○窳昌綸昌鏡二切說文穿地也周禮葬兆甫

窳註鄭讀為穿杜讀為窳聲如腐肥之肥其於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窳聲如腐肥之肥其於

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

禮豐碑註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樽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縛繞後

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

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

八年鄒嶧山刻石三十二年刻

碣石門東萊云刻石始於此而其用遂行

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

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已上六人史皆有傳或

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

為童時夢大人編冠素舄云編古老切說文

也切履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

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若

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

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

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没年一作

末既没二十七年弟子誠盈一作有奉公之

遺事願銘塔石公皆姓感切皆子凡去儒為釋

者三十一祀一字無掌律度眾者律一作徒二十六

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

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

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前公

於大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

今又謂觀大律師而僧首尊之則師之出處
蓋必與大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

明師同

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

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

黑禳告其期禳精氣感祥春秋傳見斯為神

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

之眾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

若真公○若而也切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

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俱舍論云一牛鳴地可置蘭若取離喧故也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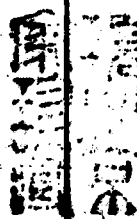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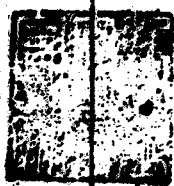
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郡

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

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
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
延靈變化兮迎大仙礱兹石兮垂萬年世有
壞兮德無遷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蟬隱廬印行書籍記

河東集卷第八

河東集

集卷第八

第八



頂天書卷
堂圖籍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秀實也字成
公新舊史皆有傳此

狀公元和九年
在永州作時年
四十二集又有與
史官韓愈致

段太尉逸事書狀
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

大曆十二年
使白孝德薦秀實

為涇州刺史

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

是歲正月以
汾陽王郭子

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
度等使治河中蒲州也

王子晞為尚

書晞子儀子時為左常侍不
為尚書恐誤○晞音希

領行營節度使

六三六

寓軍邠州子儀自行營入朝晞在邠州縱士

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

中則肆志卒一作率吏不得問日羣行取於市

不噉不噉音嫌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甕盎盈道上鬲鼎屬盎盆也。釜音輔正作

作蔡與撒同讀如蔡蔡淑之蔡新袒臂徐去

史改作盈故或作盈一本又作弃袒臂徐去

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

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付

把袒字一作至撞殺孕婦人江。撞傳邠寧節度

分作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

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涇與邠州皆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

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

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

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

釀器怪切壞音怪又胡酒流溝中流一作留太尉列

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說文云槊長矛也

音朔 槊 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同擾也與盡

子五十七

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

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

辭去解佩刀選老躡者一人持馬說文躡不能行也

躡蒲結俾亦二切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

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邵太史曰宋景文修

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甲者愕

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

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

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
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
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
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
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
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晡音逋晚食也請假設草具旣
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

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

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

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白孝德初為邠寧署秀實

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謨時林切取人田自占數

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

督責益急急下有農字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

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

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

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既切衣於

手注善藥周禮瘍醫掌祝藥註云旦夕自哺

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

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謚大罵曰

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

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

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

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

三
五
小
一
五
五
日
世
家
書
一
以
苦

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

尚不愧奴隸耶計切 諶郎雖暴抗史記高祖至暴抗也

以然籍孺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

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公別傳云大曆八年令諶猶

存者蓋公之得於傳聞其及太尉自涇州以

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戒其族過

岐音祈州名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禮切

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一作兩太尉壻韋晤

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

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

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一本無泚

反四年十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師救

於晉昌里迎太尉終庚戌泚殺秀實興元

忠烈吏以告泚泚取視一字有其故封識具存識

忠音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

宗元謹上史館一本無上今之稱太尉大節

元
宗
元
謹
上
史
館
二
十
三
字
今
之
稱
太
尉
大
節

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

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

邠蔡間前漢地理志右扶風蔡縣註后稷所封師古曰蔡讀與邠同音胎過

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漢書武帝使狄山乘鄣○鄣音

章又去聲 僂音保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

為人媁媁凶于切又況羽切前漢韓信傳言語媁媁註云和好貌又一本作媁

照 常低首拱手行步行一作促 言氣卑弱未嘗以

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刺史 言信行直

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
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
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
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

年七十四狀貞元十五年己卯為集

賢殿正字時作

公字惟深又字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

年號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西晉末柳

純位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代

字一本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

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

太史公書魯孝公子伯展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

謚曰惠因以柳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遷晉之解縣後秦置河東郡故為

河東解自卓至公十有一代卓子恬西河太

太守憑子叔宗字雙麟宋建威參軍叔宗子

世隆字彥緒南齊尚書令世隆子掾字文通

才善才子尚素尚素子慶休慶休子奭奭子渾自卓

至渾也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柳元

叔宗已下南及柳氏家謀達協切前漢拔圖

第之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

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

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

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

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撫奧旨說文云撫拾也

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

肆以適已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孰嗜文籍

○孰都含切與孰同注意鑽礪說文云鑽所切以穿也倦不

知游息威不待榘楚雅切古儒言雅旨雅一作經

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

法當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

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

奪去其業從巫言也一云從巫公不可且曰

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
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今從之而生去聖人之
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
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

說文譎古尤切
云權詐

也 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

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

天寶元年禮部

侍郎韋陟知貢舉柳載中
第十四人載後改名渾 調受宋州單父尉

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

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

府至德中為江西採訪使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

切罹鄰知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

重典以威姦暴周禮刑亂鋪大和以惠解

夔綬古頑切歐除物害音區消去人隱吏無

招權乾沒之患首註招音翹前漢招權而為亂

干出張湯傳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政無犯令

苞茸之蠹左傳信五年狐裘苞茸註宰制聽

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

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禮記

家有塾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遠表為洪州豐

城今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

司馬夫器宏者取教以圭撮之任前漢量多

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應劭曰尺逸者

難局以尋常之地註左傳尺尋常以盡其民

遠滅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

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久之業窮君子

之儒味道腴以代膏梁含德輝而輕紱冕遺

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節拜御史

拜監察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避乎即日裝束上

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作非其

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

直以奸名本。奸音干它除殿中侍御史賜緡

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推鐵音角及常

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一作和鈞開石之

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明年

補開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遷侍御史充江

南西路都團練判官大曆三年以刑部侍郎

魏少遊為江西觀察使

少遊表渾為其府判官

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

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

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

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

音。謠聞

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

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

十二年拜袁州刺史

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

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

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

德以周惠利緩九賦賦一作惠推廣厚之心以

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

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

之召拜諫議大夫十四年五月以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孫曰建中元年

十一人分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

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課第如蕭何傳

第一註云課最上尹翁歸以高第入守扶風

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蕭育為茂陵令
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漢刑法

課第六之類

人知散職也法不舉告為故縱知奉法揣審無隱忌

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走重凌江並海

童曰並近也潘曰前漢北至乘耶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並蒲浪切竟

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

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朝諸后修其宮疏

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

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

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

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憂起卒遽盡室奔匿

于終南山左傳盡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望

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江南音急

白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

書張敖傳載貫高榜皆數千折其右肱而公

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徑踰秦嶺由褒駱

朝于行宮四年十月朱泚反彈徽服徒行道

其子榜答之搜索所托渾步至奉天扈上嘉

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

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

書兵部侍郎

貞元二年拜兵部初公名載字

元與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

賊平渾

向名為賊汚且載於文從

是歲盜據淮潁淮

節度使李

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

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

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

夫喋喋

音喋多言也漢張釋之傳豈

銜玉而

賈石者也

說文銜行且賈也賈賣售

王衍誤

天下

晉王衍嘗造山濤既去濤曰何物老嫗

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

殷浩敗中軍

晉殷浩有盛名朝廷欲引為心膂以抗拒溫為中軍將軍後北

征兵敗溫疏浩罪廢為庶人

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

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

以元平歸

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凡百莫不嗟

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貞元三年正月

以本官同平章事

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

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

心順嘉暮于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

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

馬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

禹貢註規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

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

天下理本於是

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

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

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

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

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

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

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

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

...

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

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惠帝謂曹參曰

飲無所請事參曰蕭何之法絳侯慙曲逆之

對文帝問右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勃

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

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考之前志我無負

得任其職上稱善勃大慙

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

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

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

久之五月以侍中渾瑊為吐蕃清水會盟使

兵部侍郎崔漢衡副之閏五月辛未瑊

與吐蕃尚結贊同盟于平涼是日上親朝渾

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

憂之瑊果為蕃兵所劫狼狽而獲免漢衡以

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使謂渾瑊曰卿書

生乃能料敵耶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

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
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
合聖謩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

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

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

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

即原其罪玉工為帝作玉帶誤毀一銚工不

類植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

渾曰陛下殺人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

於法誤傷乘輿服杖六刑官慎恤之事正於

十請論如律詔從之

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

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

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

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辨

刑而腴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

勤說文羈馬絡頭也勒繩也記獻利屢中利

謀作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

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

疏以聞而止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

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不敢奉詔會渾移疾

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

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冒志音

望列子宋陽里華子中懇迫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八月以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

月五日薨于昌化里卒年五十七終於散地故褒

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

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侃說文云剛直也○侃可旱切

故處心積慮出穀梁傳凡兩用之博蹇之道表于朝端

弼違釋回禮器禮釋回註釋也朴忠之誠沃于

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

道自違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

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

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

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

夫其子恭父慈也或一作恭孝仁義善行善行也

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

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左傳註牛曰大節

也犯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

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

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

宗屬敢用評隲舊行說文云隲定也敷贊遺

井也。○隲音質

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
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

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

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

殿正字宗元謹上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狀

考之今所議謚其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此一本無四字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

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

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
廉中禮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
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
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
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洽于人

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

謝本無聲

聞王三字

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

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
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懋詞定謚之

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
曰貞奉敕依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

書少監某州某縣某年

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時永貞元年
乙酉公

年三十三
永州司馬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

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中進士第為太

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

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

病瘡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

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無子京無子

漢為伯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

萇萇嬰公妹柳氏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

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

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

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

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漢高紀閩授館致餼

左傳地厚以泉布獻焉漢食貨志太公立九

主致餼於刀流於布於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

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

關開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

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

是以前來史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

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仿佯倚也。仿音

房佯音陽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

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瘖禮瘖說文云瘖也修

墜典合于大中者眾焉涇人作難公徒符以

出奔問官守左傳傳二十四年冬王使來告難云云

官守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姓段忠烈

今言取北京師戊申德宗幸奉天

之死

庚戌宋泚殺司農卿段秀實

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

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告一作所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

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音凶恟公大呼曰

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德宗還京

以京為左補闕貞元元年正月赦天下故宰相新州司馬盧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為

亮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

對百官稟稟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

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迎訪太

上意稍解壬戌以杞為澧州司馬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

悅焉帝之初立迎訪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敢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

置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

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一無及公則否

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

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

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緊公之忠

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自博士獻議彌三十年

至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敘昭穆其獻祖懿祖祔于德明興

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諸儒無復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袋昭陵山峻

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

之艱也同說文武遠切與挽謁于上請更之上

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

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

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替一作贊奏議不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

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貞元十四年昭

陵寢殿為火所焚四月以宰相崔損為修奉

陵使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間

橋元建三陵據闕補造昭陵占山上宮侍彈

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宥
者多附官人帝曰京議善卒不改議在集賢
奏秘書官六負隸殿內重校奏下而判校益

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
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
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
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
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
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
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
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
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

能知人遂不用

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遂不用

猶自考功負外

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十九

二月以太常卿高郢吏部

而以秘書命公疑

侍郎鄭珣瑜同平章事而以秘書命公疑

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所以

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

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

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

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

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

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

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得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其孝類穎考叔左傳隱三年鄭伯

而悔之穎考叔問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

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
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

叔也統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它辭魚燔機事皆

是類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

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

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

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

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

公前為集賢殿正字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

友文一作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

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班綵康氏
列梓家塾